

shijieshidajinshu

世界十大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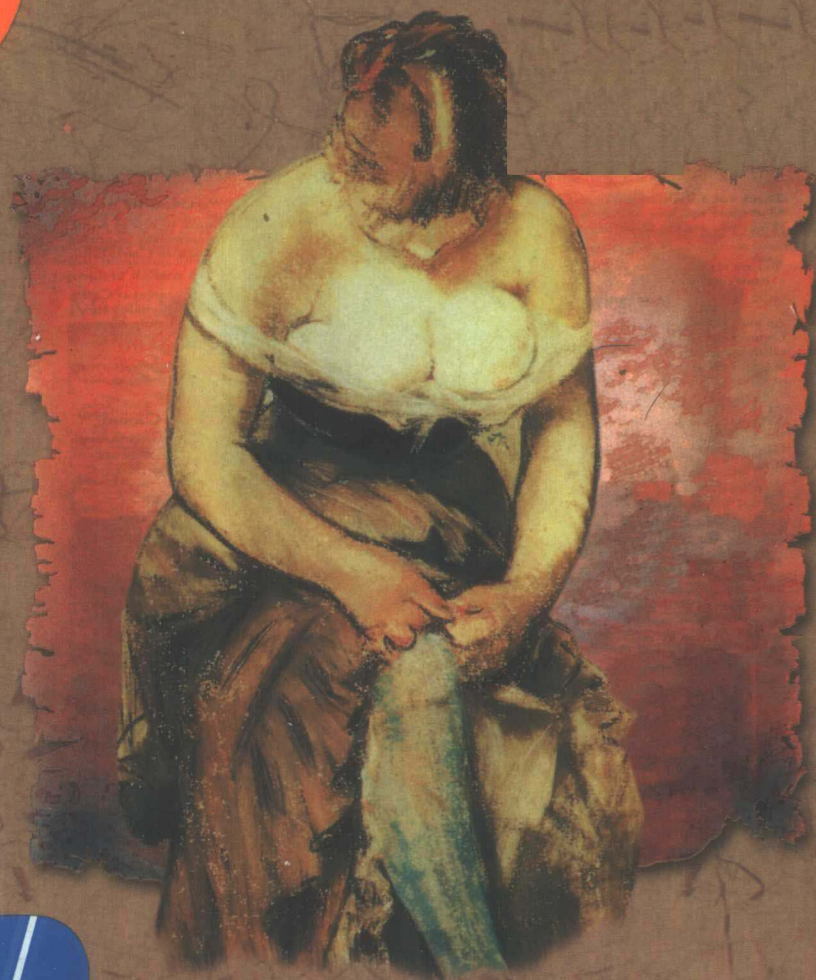


恋爱中的女人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下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恋爱中的女人

（英）D. H. 劳伦斯 著

（中）

（译者：陈西村）



恋爱中的女人

(下)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1章	姐妹俩和朋友俩	(1)
第2章	萌芽	(28)
第3章	交流	(48)
第4章	渴望激情	(59)
第5章	生硬的爱	(82)
第6章	本能	(111)
第7章	情爱之争	(125)
第8章	不安的相拥	(149)
第9章	水上聚会	(163)
第10章	折磨	(205)
第11章	大亨	(227)
第12章	家庭女教师	(253)
第13章	令人尴尬的求婚	(265)
第14章	搏斗	(288)
第15章	爱的束缚	(301)

第 16 章	情敌之间	(320)
第 17 章	女人的徬徨	(333)
第 18 章	爱 与 死	(357)
第 19 章	椅子的风波	(389)
第 20 章	出走	(406)
第 21 章	移情别恋	(425)
第 22 章	杰罗德之死	(489)
第 23 章	结局	(529)

第 13 章

令人尴尬的求婚

伯金生病之后就到法国南部去住了一段时间。他没给任何人写信，谁也不晓得他的行踪。厄秀拉被撇在一边，孤独一个人，似乎觉得一切都过去了。世上似乎再没有希冀了。孑然一人好比是一块渺小的礁石。

随着空虚的浪潮愈升愈高。一切都是空虚。她变得麻木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身陷入了寂寞和孤独之中。

目前她的情绪仍然没有好转，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只有抵触和鄙视。世界在她眼里完全异化了，灰蒙蒙的一片渺茫，空虚，毫无意义。她绝望了，憎恶这个故弄玄虚的世界。她从心底上，彻底绝望了，憎恶人们，憎恶成年男子。现在她惟一的愛就是这群孩子和小动物；她对孩子们的爱虽然热烈，可是极为勉强，仍然感到枯燥。和孩子们在一起她就想拥抱他们，保护他们，赋予他们生命的活力。不过这种纯真的爱对她来说，虽产生于怜悯和绝望中，可也是一种束缚和痛苦。她最爱的还是这些小动物，它们和她一样孤独。她喜欢田园中的马和奶牛。它们不受那些令人憎恶的社交准则的束缚，更不会多愁善感，酿成悲剧，然而想起这些她就会深恶痛绝。

现在她逢人强作笑颜，甚至奉承几句，可是却没有一个值得她尊敬。大家都本能地感受到她这个人现在对人类自身持有一种鄙视的嘲弄态度。她对人生具有深切的嫉恨。如今对她而

言，“人”这个词就意味着卑鄙和憎恶。

现在她的心基本上完全萎缩了。她认为自己曾有过爱，曾真心实意地爱过一个人。这只是她自己的想法。然而这莫名其妙的人生光亮，虽然是内在的活力辐射出的惊人的射线，可是依然启示着一场莫大的遗弃，除了遗弃之感她一无所有。

不过目前，她的心又软了，屈服了，她需要纯粹的爱，仅仅是纯粹的爱而已。这是另外一种心理，一种持续不断、永远感到被遗弃了的心理，既紧张又痛苦。现在她又被一种强烈的追求和纯粹的爱欲望所毁灭。

近来她一直精神恍惚，完全被那种不断迸发的痛苦折磨着。有一天傍晚，她出门了。人何时必死乃命中注定，到时候谁也逃脱不了。她的意义已经达到这般境界，终于达到了自己的悟性。她最终解脱了。倘若说命运要夺去她的生命，抑或摧垮她，何必现在还让她分担苦恼，何必还要抛弃她？她现在完全解脱了，她还可以到别处觅寻新的结合。

厄秀拉朝山坳走去，她这是动身到威利格伦。她现在来到威利湖畔，经过一段折磨，她的心又充实了。现在她拐进那片树林。夜幕已经降临，天黑黝黝的。她不觉得害怕，在这林间，远离人烟的地方，有一种似魔似禅的静谧。在不受人的污染的情况下，一个人越是能寻找到一种纯粹的孤立，她的感觉就愈好。在现实中她却充满了恐惧。一想起人们给她带来的忧虑，她就感到悚然。

明月高悬在密密麻麻的林梢上，一片皎洁。厄秀拉匆匆而行，浑身直打哆嗦。她只看了看磨坊旁的那个池塘就往回走。

她不想经过院子，因为那儿有一条狗。她扭身沿着山坡走去。黑夜中隐隐约约有几只野兔穿过地面。夜像水晶一样透澈，她听得见远处有只羊在咳嗽。

她拐弯朝池塘上那片陡峭、树木丛生的堤岸走去，那儿盘

根交错地长着许多桉木。她愿意避开月光躲进有阴翳的地方。她走近坍塌的堤岸，站在顶上，手扶着一棵粗树枝，望着水面。水十分宁静，月光荡漾在水面上。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油然又涌起一股恶感。远处水闸那粗犷的潺潺声又唤起了她的注意。她真希望有个什么东西突然从黑夜中冒出，她憧憬另外一种夜晚，不需要这种冷峻的月光。她感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在呐喊，悲恸而凄凉。

有个影子在水边踟蹰。或许是伯金。她想即使他回来了也没什么意义，她坐在那片桉木的乱根中，神志又恍惚了，听到水闸哗啦哗啦响着。这块孤岛现在黑魆魆，只露着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芦苇也黑森森的，只剩下一小部分还反射着惨淡的光亮。池塘里有条鱼悄悄地跃了起来，呈露出一条光带。她希望黑夜更加黑暗。

果然是伯金。他头上洒满了月光，走得越来越近。他还没发现她就在此。伯金往前走去，顺手摸着几个干瘪的花壳，嘴里在语无伦次地啜嚅。

“你现在不能走了，”他说，“没有必要走。你只会畏缩不前。”

他将一颗枯死了的花壳抛进水里。

“一场应答轮唱——他们说谎，你回敬他们一句。天下没有谎言，哪有真理。那就更没有必要慷慨陈辞。”

他恬静地站着，望着水面，然后又将一些花壳抛进水里。

“自然女神（源出古时小亚西亚人所崇拜的女神）——诅咒她！可咒的叙利亚助祭！大家向她发牢骚吧！还有什么可犹豫——？”

听到这孤独的声音在喃喃自语，厄秀拉真想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一场。太荒谬了。

伯金正站在那里，凝视水面。他俯身拾到一块石头，突然

将它抛进池塘里。厄秀拉睁着一双大眼睛，感觉熠熠的明月完全被扭曲了，在她眼里摇摇晃晃地跳动。

伯金纹丝不动站在那儿凝视，池塘一片静谧，月光也显得十分安详。她觉得他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韧性。她的脸上洒满了惨淡的月光，使她感到眼花缭乱；月亮泛着白光，突然在苍穹中翻腾。利箭般的光芒一掠而过，他们的心又被黑暗淹没。现在没有紧紧相随的月亮，只剩一片惨淡的光亮和阴影相交，这两个黝黑、沉闷的影子反复地迂回在曾洒满他们感情的地方，虽然现在已完全消失了。这两个灰白的碎片在激动地跳动，无法觅清自己的去路，而水面上却一片辉煌，像一片玫瑰的花瓣在随风飘荡。

然而他俩还在朝着一个中心闪动，在盲目地、妒忌地寻找自己的出路。万籁俱寂，伯金和厄秀拉各自在凝视。

他并没达到满足，又捡起块大石头，再抛出去，一块接一块，池塘掀起了波澜。水闸上又不断传来了震耳的、开闸的倾泻声。伯金站着听着，心满意足了。

厄秀拉茫然若失，心早已飞了。她觉得自己好像要摔倒在地上。

伯金呆呆地立在水边。厄秀拉害怕他再朝月亮抛石头，起身悄悄地朝他走去，说道：“你不要再朝它扔石子啦，好吗？”

“你在那儿呆了多久了？”

“一直在那儿。你不要再朝它扔石子啦，好吗？”

“我想看看能否抛到池塘那边去。”他说。

“是吗，真的，太可怕了。你干嘛冲着月亮出气？它并没有伤着你。”

“难道它不可恶？”他说。

他俩沉默了片刻。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今天刚到。”

“你为什么不写信?”

“没什么可说。”

“怎么会没什么可说?”

“不知道。现在怎么没有水仙花了?”

“不知道。”

他俩又陷入了一阵沉默。厄秀拉在观望月亮。月亮已经重圆，正在微微地颤动。

“这样孤零零的你觉得好吗?”她问。

“也许，别说啦，我心里很明白。不管怎么说我什么都捱过来了。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没有。我是来看看英格兰河山，总觉得与它有过来往。”

“为什么?”他惊讶地问。

“我不知道，它历来就是那副样子。”

“这不是几个民族的问题，”他说，“法国更糟糕。”

“我明白，可我觉得我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黑影里，他们摸索着坐在树根上。沉默中，伯金又想起了她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像春天一样温存。于是他又慢吞吞地开了腔，显得有些局促：“你身上有一种金灿灿的光芒，但愿我能与你分享。”这句话好像他考虑了半天才说出来。

她蓦地感到诧异，突然闪开了他，可心里兴冲冲的。

“你说有什么光?”她问。

他有点羞怯，什么也没有再说。这段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厄秀拉心里越来越感觉到绝望。

“我的生活并不充实。”她说。

“对。”他简单地说了一句，似乎不想听这些。

“我觉得没有人真心实意地爱我。”她说。

伯金仍然没有吭声。

“你想想吧，”她慢吞吞地说，“难道我只需要肉体上的满足？我需要你能对我的灵魂有所启示。”

“我知道你需要。我明白你根本不需要通过那些东西来满足肉体上的需要。可是，我需要你给予我——把你的灵魂给予我——把属于我的那些宝贵的光和热——那些你还不明白的东西——给予我——。”

沉默了片刻她才说：“那怎么能行，你并不爱我！你只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不想为我奉献，更不想让我为你奉献，这是一厢情愿！”

要想维持下去这场对话，伯金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坚定不移地追求到他向她追求的东西，降服她的灵魂。

“这个问题另当别论，”他说，“既然有两种奉献，就有两种风格。我是按另外一种方式向你奉献——不是通过你自身——也不是通过你身上别的什么地方。我希望我们彼此不要自寻烦恼——真正地想到一起，因为我们在一起，顺其自然，不需要煞费心计维系它。”

“不”，她若有所思地说，“你需要的只是以你为中心。你毫无热情，你对我不可能迸发出火花来。你真正需要的是你自己，你自己的私情。你需要我的只是那个，为你奉献。”

这一席话只能使他疏远她。

“啊，好吧，”他说，“不管怎么说，只说没有用。问题是我我之间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根本不爱我！”她嚷道。

“对，”他在赌气，“可我需要——”他脑子又看到了她那双可爱的眼睛，仿佛透过了一扇奇妙的窗户。他需要她和他一起跨入那个境界，在这个冷峻的世界中挺住，他需要这个伙伴。然而不管怎么说，光谈有何用？这种事势在必行，用不着夸夸其谈。如果只想方设法让她屈服，这就等于毁了她。她是

天堂的极乐鸟，不可能被束缚住，它情不自禁地要尽情地飞。

“我总这么想，自己会得到爱——那时我才能心安理得。你知道，你并不爱我。你并不需要我为你奉献，你只想你自己。”

听到这番话，他一阵颤栗：“你不想为我奉献。”那只极乐鸟一下子从他眼前消匿了。

“不，”他忿忿然地说，“我不想为你奉献是因为没有什么可奉献。你没什么可需要我奉献，什么也没有。这样下去甚至不代表你，它只代表你的女性特性。我不愿因为你们女性的‘自负’而奉献根稻草——那只是个破布娃娃。”

“哈，”她戏谑地扑哧一声笑了，“你只是这么认为，是不是？那你厚着脸皮说你爱我！”

她气愤地站了起来，想回家。

“你需要的是莫名其妙的快乐，”她转过身去冲着他说，他现在仍然似明似隐地坐在黑影中。“谢谢，你的用意，我领会了。你只需要我成为你的附属品，不想让我批评你，更不想让我替自己辩解。你只需要我成为你的某种东西！不，多谢啦！如果你需要的话，那里还有许多女人，她们会向你提供的。那种女人有许多，会愿意躺下让你任意蹂躏——去找她们吧，也许她们才是你想找的人——去吧。”

“别瞎说了，”他生气地说，“我需要你抛掉你那股犟劲，还有那股畏畏缩缩、自醒自臆的自我主张，我只需要这个。我需要你绝对信赖自己，那样你思想才能放开。”

“解放我自己，”她反嘲了一句，“我已经够解放的了。现在问题是你，还没解放自己，缩手缩脚，你不过是主日学校的教员——你——你只是个说教者。”

这番话一时把伯金愣住了。

“我没那个意思，想让你酩酊大醉步狄俄尼索斯的后尘，”

他说，“我知道你有那种能量。可我厌恶宗教，厌恶狄俄尼索斯和别的。这不过是在小松鼠笼子里瞎转。我需要你不要老想着自己，”

“到底谁老想着自己？”她反问。

厄秀拉的语气里充满了厌倦和苛刻的嘲弄。他没有马上回话，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我知道，我们不管谁强求谁都不对。只要有这种强求，就不存在谐调。”

他俩沉静地坐在岸边的树荫中。

她战战兢兢地将手搭在他身上。他们双手在平静中含情脉脉地握紧了。

“你真心实意爱我？”她问。

他朗朗地笑了。

“我要说这是你的战争叫嚣。”他风趣地说。

“为什么？”她兴冲冲地嚷着。

“你真笨——你在叫嚣——，陈词滥调，只会呐喊。你的口号是‘你爱我吗？投降吧混小子，要么就死’。”

“不，”她央求地说，“不！不是那样。我难道就不该知道你爱不爱我？”

“好啦，现在不但知道而且都打上交道了。”

“是吗？”

“是的，是这样。我爱你，我才知道这个结果。这就是结果，何必要多谈。”

她将信将疑，在欢快中沉思了一会儿。

“你有信心？”她依偎到他身旁。

“很有信心——所以就办——不但承认而且干了。”

她又朝伯金紧紧地靠了靠。

“和什么打交道？”她问。

“和烦恼。”他说。

厄秀拉又往里偎了偎。他紧紧地搂着她，温柔、文雅地亲吻他。现在才是宁静、随意遨游的时刻，紧紧地拥抱着她，不需要任何思想，任何欲望，任何意志，只需要静静地和她拥抱在一起，完全融为一体。

厄秀拉长时间地偎依在他身旁，接受他温柔的亲吻。他吻遍了了她脸上的每个部位，她紧紧地偎着他，他明显地感觉到她的血像水银骤变了。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呆下去，好吗？”他问。

“好吧。”她说。好像很温顺。

可是过了一会儿，她抽开身子看着他。

“我该回家了。”她说。

“一定要走——真是疯了！”他说。

她靠向前努起嘴吻了吻他。

“难道你真疯了？”她笑嘻嘻地嗔笑道。

“是的，”他说，“但愿我们永远能这样呆下去。”

“永远！是吗？”她吻着他，嘴里在嗔嘴。过了一会儿，她气喘吁吁地央求说：“亲亲我！亲亲我！”她紧紧地偎在他怀里。他不知吻了她多少次。不过他现在心里还保持着自己清醒的思想和意愿。眼下他只需要温文尔雅地与她交换感情，不需要别的，不需要激情。所以过了一会儿她只好抽开身，戴上帽子回家去了。

翌日，他还是情思绵绵地想着她。他想自己也许错失良机，也许错在不该抱着跃跃欲试的念头去找她。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一种抉择。事情就是这样，从另一方面说，他知道自己不需要进一步体验肉欲上的感受——某种更深奥、更隐蔽、超出一般生活所能感受到的体验。

他想起了过去在哈利德常见到过的那个非洲偶像。那尊从

西非带来的，用油光光的非洲黑木雕琢出的，高约两尺，削条、优雅的人体雕像又回到他的脑海里。那是一尊女性雕像，浑身洋溢着令人赞叹不已的富有涵养的优雅，渐渐畏缩了的甲虫般的脸蛋，窈窕、纤细的身段，撑着短短的丑鄙的两条腿，在那纤细的柳腰下令人意想不到地撅着一个显眼的沉甸甸的屁股。她了解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她身后，她饱尝了几千年纯粹的肉欲，纯粹的丧失精神的知识。她的种族肯定已经神秘地消失了几千年了：那是由于观念和胸襟袒荡的意识之间的纽带断裂了，耽溺于一种神秘的肉欲中。早在几千年以前，像他身上感受到的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肯定也在那些非洲人身上发生过。无意识的知识发展中只剩下了一种单纯的追求肉欲的刺激。这是沉浸于解体、蜕变、消亡中的神秘的知识，是甲虫所领受的一种知识，纯粹徘徊于堕落和麻木地消亡的世界中。

人类暴死之前，我们还有漫长的旅途要跋涉，到那时，长期处在紧张痛苦中的灵魂就会崩溃，像一片落叶与有机的钳制脱离。那时，我们就会堕落，切断与生活的联系，摆脱整体，摆脱创造与自由，步入了漫长的纯粹充满了性感的非洲人的进程，耽溺于消亡的迷幻中。

他现在才茅塞顿开，领悟到这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它需要几千年，创造性的精神才会消亡。他意识到人类还有许多伟大的隐秘需要启迪，肉欲的、毫无意识的、令人畏惧的隐秘远远超过男性生殖器的崇拜。难道那些西非人在自己被颠倒了文明中远远地超出了对男性生殖器认识的局限？远非如此，远非如此。那尊女性的形象又勾起了他的回忆：修长的身躯伸得长长的，沉甸甸的屁股令人惊异，令人神往，脖子无拘无束地伸着，紧巴巴的面容像个甲虫。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对男性生殖器认识的意义，人们感到性的现实远远超出了对男性生殖器探索的范畴。

这段路程，这个可怕的非洲式进程还没有走完，还需要继续旅行。它们还需要各种白种人去完成。白种人在自己身后还有一个北极，一个广袤无垠的冰雪相映的抽象的世界，他们履行的是一个充满了冰和毁灭性认识的奥妙，融合着雪和抽象的湮灭的认识。所以西非人虽然遭受着熊熊的汇合着撒哈拉死神和抽象认识的钳制，可是还是在实践着充满了毁灭的认识，分享着正在坠落的太阳射线的奥妙。

难道人们维系的只是这些？难道人们没有别的可承担，只有割断幸福的具有创造性的本性？难道我们创造性的生命完结了？难道在解体中我们需要继续保留这种神秘、可怕的过了时的认识？难道非洲人的认识与我们不同，只因我们是蓝眼睛、金头发的北极人？

伯金又想起了杰罗德。他这个人就属于北极的白种人其中的一个充满了奇才的恶魔，难道是命运要求他徜徉于这种毁灭性的意识中，走完这段充满冰霜的旅途，最终冷冰冰地死去？莫非他是一个使者，预示人类普遍的解体，终将化成白灰和雪尘？

伯金愈想愈害怕。他太疲惫了，无法再去顾全这些奥妙。毕竟还有一条路，一条解脱之路。还有一个天堂之门可以跨入。这个富有个性的灵魂胜过任何爱和渴求结合的欲望，胜过任何激情的抽到和痛苦。这是可爱的尊严，自由高傲，独往独来，永远领受与别人联姻的义务，顺从爱情的束缚却又不丧失自傲自尊的个性，纵然有时爱也分道扬镳。

世间还有另外一条维系之路。他一定要追随它。他想起厄秀拉，她的确很有性感，皮肤娇嫩，诱人，仿佛去掉了一层皮。她的确太富有魅力了，温柔而富有性感。他怎么竟忘掉了这些特质？他非得马上去找她。他一定要求她嫁给他。他们必须马上结婚，订立明确的誓约，实现真正的结合。他必须立刻

就动身，现在就去向她求婚，刻不容缓。

他飘飘忽忽，匆匆朝贝尔多渥奔去，他望见了坐落在山坡上的村镇。那不像是散落的镇子，倒像一个偌大的封闭的矩形。除了矿工们的住宅就是几条笔直的街道。按他的想象，这个镇子很像耶路撒冷。

给他开门的是罗莎琳德。她微微一怔，说道：“哦，我告诉爸爸。”

说完她就消失了，伯金一个人被留在前厅里。他随意欣赏了几幅毕加索的临摹复制画，这是古德兰最近从外地带来的。当他正在赞叹不已地欣赏那些才华横溢、对大地表现了无限美感的作品时，威尔·布朗温边穿着衬衫边走了出来。

“噢！”布朗温说，“等一下，我穿上外衣。”他又回到里屋去。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打开客厅的门说道：

“请你务必原谅，我刚才正在小屋里干了点儿活。进来坐坐吧，好吗？”

伯金跟着进去坐下。他看了看对方，脸庞红润，精神矍铄，眉毛细长，双眼炯炯有神，宽阔的嘴边留着一撮剪得平平的黑胡髭。真奇怪，人就是这样！

伯金能看到的只是这副莫名其妙、令人费解的面孔，几乎毫无个性，他怎么可能是厄秀拉的父亲，他连自己都还没锤炼成形。他不像一个做父亲的。虽然有一种活生生的人性在他身上流动，可他没孕育出精神来。灵魂不是从祖先遗传下来的，是产生于无知之中。孩子就是一个包藏着奥秘的人，一个尚未造就成熟的人。

“看来天气还可以。”他们相持了一会儿，布朗温才说。这两位男人之间很难谈话。显得有些尴尬。

“不，”伯金说，“前两天晚上是满月。”